

Thapovanam

(灵修乐园)

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
的圣洁生活故事

每日诵读之经书

第四日：星期日

第四日：星期日

第七章 全能的： 创造者，维系者，毁灭者

我是阿特玛(Atma 自性，纯灵)，寓于众生之内。我是万物的开始，过程和结束。凡你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论移动的和静止的物质，无非阿特玛的彰显。

——峇峇

创造(Srishti)

改变一个生命体，使之成为一个非生命体或反是，是神的其中一个‘娱乐的动作’(Leelas 游戏)，就如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所展示的，而 he 已展示了好几次了。

蚂蚁变成念珠

在‘斯拉梵’(Sraavan 译注：印度十二个月中的一个月份名称，这个月份多雨，大概在阳历的七、八月时候)月份里的神圣星期五，已婚的印度教妇女依惯例都会执行“Gowri Pooja”(高莉膜拜。Gowri 即女神波哩婆提 Parvathi，湿婆之配偶)。一对印度教夫妇希望利用一个这样的场合也来膜拜斯瓦米的莲花足(Pada Pooja)。他们向斯瓦米请愿而斯瓦米欣然答应。于是他们准备一切所需的材料，惟独找不到黑珠子(串成项链，为已婚妇女所乐戴，象征吉祥)而黑珠子又是祭礼不可或缺的。在指定的时间内，斯瓦米驾临并就座。在紧张之余，那对夫妻竟然忘了极为重要的珠子而开始祭拜仪式。突然一只大的黑蚂蚁从供奉在斯瓦米足下的一朵花中爬出来。斯瓦米开怀地笑着评论，“什么，你们用黑蚂蚁来膜拜我吗？”而他捡起正在爬行的昆虫并放在那妇女的手上。令他人惊讶的是，那只蚂蚁立即变成两颗黑珠子！唯一缺少的膜拜物质终于到手了。感恩的信徒对斯瓦米的随意变现能力惊叹不已。那妇女更兴奋无比，蒙峇峇赐福使她能依照规定程序圆满完成祭拜仪礼。

在这例子中，峇峇不必牺牲任何生命而改变一个生命体为一个非生命体。但还有另一则美妙的插曲，那就是，他改变无生命的物体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

姜叶变鹦鹉

那时候，斯瓦米正造访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他住在一个信徒的家。用餐后，一个盛着柔软姜叶、槟榔子粉末、石灰以及其他配料的银盘放在峇峇面前。他随意地、悠游地将姜叶骨从叶中取下，然后用叶子包裹其他配料加以食用。同时，他细心地将叶骨在银盘上凑成一只鹦鹉状。他边做边与周围的信徒们谈话。忽然间，他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神在忙什么？”他们回答，“神在忙于创造(Srishti)。”斯瓦米立即用手触一触在他面前银盘中叶骨所形成的鹦鹉形状，突然，它变成了一只只有生命的鹦鹉且展翅高飞了。信众对这不可思议的情景无不感到讶异。斯瓦米也跟着大家一起欢乐，露出灿烂的笑容。

饼干变耳坠子

英度拉沙(Indulal Shah)有一次邀请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到他孟买(Bombay，现在改名为 Mumbai)家去进餐。斯瓦米坐在餐桌的一边，英度拉沙与他女儿坐在对面。沙夫人端来一盘刚做好的热‘瓦达斯’ (vadas 将浸泡过的黑豆糊油炸而做成的可口饼干)并放在斯瓦米面前。他拿了一块放在沙(shah)女儿的盘子里并告诉她掰成两半来吃。她照做并发现每一半块饼干中有一个镶嵌着钻石的耳坠子。大家兴奋不已。斯瓦米还亲自套在那女孩的耳朵上。

1997年的第四个星期在哥戴卡纳尔(Kodai Kanal)，有几个信徒与斯瓦米共进晚餐。用完晚餐，斯瓦米与信徒一一打交道。他走近一个信徒并说，“撕开‘布里斯’(pooris，一种用油泡涨的印度饼)才吃。”那信徒撕开，看到里面有一枚金戒，大感惊讶。斯瓦米说，“是给你的，你保有它吧！”每一个人既惊且喜。阿尼尔古玛(Anil Kumar)也在那儿吃着布里斯(pooris)。斯瓦米要他吃快一点。“斯瓦米，谁知道你在布里斯内

放了些什么呢！”阿尼尔古玛说。他又说，“所以，我要检查每一个布里斯并且要小心地吃。”每一个人都对阿尼尔古玛所说的话发出会心的微笑。在每一个这样的事件中，问题不在于何物创造自何物，关键在于斯瓦米的旨意，那才是核心的因素，包括因与果都在里头。斯瓦米有一次宣称，我意愿什么，什么就发生；我要什么，什么就变现。

维系(Sthithi)

斯瓦米在平达弯(Brindavan)的住所，特拉逸(Thrayee)，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斯瓦米邀请博斯准将(Brigadier S.K.Bose)向在场的学生和职员致辞。准将讲的大部份是有关他在斯瓦米足下所学到的一些教导；讲完之后，他走近斯瓦米想触抚斯瓦米的脚。斯瓦米不让他触抚反而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谈到在杜舍赫拉(Dussehra)节日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博斯准将回答，“斯瓦米，我该说什么呢？我仅是你妙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我并没有我自己的个性呀！我绝不忘记那天你救回了我的生命。斯瓦米，您的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也不是语言所能表达于万一的。”说完，斯瓦米才允许准将触抚他的脚。当博斯准将徐徐地回到他的座位时，斯瓦米对所有的职员说，“那天博斯确实已停止了呼吸，是我把他带回来的，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为我做。

在两个月前，斯瓦米委任博斯(Bose)负责在主殿周围铺设一道十二英尺宽的混凝土环带。他也指定工程必须在杜舍赫拉节日开始之前竣工。这工程耗时廿五天，每天平均工作十二个小时始完成。很多信徒都是为了爱和献身才参加这项工程的劳力工作。工作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之后，博斯每天都出席斯瓦米恩赐杜舍赫拉节日的例常讲道，为期十天，在最后一天的毗阇耶达萨米日(Vijaya Dasami)那是1988年10月20日星期四，博斯突然发高烧，但他还撑着来到满月礼堂(Poorna Chandra Auditorium)并坐在靠近讲台的椅子上。

斯瓦米开始他的讲道，这时候，博斯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忽然，他倒在椅子上，但奇怪的是，他眼睛虽闭，周遭发生的事情他还是瞭若指

掌。他看到一只金色巨鹏，站立在那儿，以怜悯的眼光看着博斯。博斯想不通，偌大的一只鸟怎么能够飞入礼堂来。这时，他看到斯瓦米举起双手，作出挥动的手势，好像是要把大鸟赶走的样子，于是大鹏就消失了。在讲道中，斯瓦米正朗诵一首诗歌，朗诵还没完，他突然就停顿下来，然后，快速地从台上下来，右手紧握成拳头状，好像拿着某样东西似的。他一边用左手抓住博斯肩膀，想把博斯抬起来，一边用右手轻敲博斯的后脑。很可能，他紧握右手就是紧握住博斯的生命，而当他轻敲博斯头的后部时，他就把博斯的生命引回博斯的身体之内。博斯睁开眼睛，惊讶地看到斯瓦米就在身边，而这一天就是圣洁的毗阇耶达萨米日(Vijaya Dasami 译注：战胜邪魔的第十天，最后一天)。他伸出手想触抚斯瓦米的脚。斯瓦米叫他站起来，但博斯还是继续坐着并向斯瓦米顶礼。斯瓦米轻拍他的背部，给他能量并告诉他，“站起来，到台上去并在门旁坐下。”博斯遵命。然后斯瓦米又继续他中断了的讲道，并且继续讲了整整一个小时。博斯没有血色的脸稳定地、逐渐地在那一个小时内恢复了生命的光辉。

大约两个月之后，运动会正要在山景体育场(Hill View Stadium)举行。运动会拉开帷幕之初，斯瓦米高举大会旗帜。博斯也在那儿，目睹旗帜绘有天鸟卡鲁达(Garuda 巨鹏)的图样，甚感兴奋。巨鹏卡鲁达乃主斯里摩诃毗湿奴(Sri Maha Vishnu 维系之主)之交通工具。博斯记得它就是在毗阇耶达萨米(Vijaya Dasami)日以怜悯的眼光看着他的那只巨鹏。博斯后来才知道，根据《大鹏往世书》(Garuda Puran)记载，运载高灵至天堂(Brahmaloka 梵界)的就是巨鹏(Garuda)。

每当博斯准将(Brig. Bose)向斯瓦米请愿时，他总是提及这一段薄伽梵恢复他生命的插曲以及他找不到适当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你是阿特玛的化身”

峇峇有一次阐明阿特玛(Athma 自性，纯灵)的本质及它与肉身之构成部份如肢体、器官、感觉、心念、智能等等的关系。兹录其概要如下：

心念(manas)、意识(chitha 或觉知)、感觉(indriyas 五感或五根)——所有这一些结合起来而成肉身的完整样子，但阿特玛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物。肉身之内有阿特玛，心念之内有阿特玛，而在意识和感觉之内也有阿特玛。所有这些都在阿特玛的监督下操作。

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一辆汽车有方向盘。离合器、煞车器及其他机件。难道每一样机件都独立操作吗？显然不是，有一个驾驶员在背后控制一切。同理，身体是一部车子而阿特玛是驾驶员。那驾驶员使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能说话。只要司机在那儿，各个机件就执行它被指定的功能。一旦司机放弃了身体，同样的眼睛就不能看到，同样的耳朵就不能听到，同样的手什么都不能做，同样的嘴巴也不能再说话。所有器官和各个部份都不能操作。较早时，由一个主宰操控，所有这些都能操作而这主宰就是阿特玛。只要主宰还在那儿，这身体就是 Sivam (神圣的、吉祥的)，当他离去后，这身体就成为一具 Savam(死尸)了。

如果我们遵照斯瓦米所建议的，深入地去探索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很快地就会体认到我们仅是‘内在自性’(Athma)的化身而已；而那身体的各个部份，器官和其他组成要素，仅是工具而已，决不是那内在自性。

西姆拉(Simla)事件

这又是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超凡神力的另一个例子。

有一次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在一些信徒的陪伴下到西姆拉(Simla 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去。斯瓦米卡伦雅南达(Swami Karunyananda)也随行。那一次的旅行，有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抵达西姆拉宿舍时已是傍晚时分，夜幕渐渐低垂；大概在六点半左右，城内有一个年仅两岁大的孩童死了。孩童的父母悲痛欲绝。一个朋友劝他们说，“斯里沙迪亚赛峇峇就在城里，何不把孩子带去，放在他足前，请求他大发慈悲？”肝肠寸断的父母于是用布包裹尸体去见峇峇。伤心的母亲把孩子的身体

置于峇峇足前并哭叫着，“斯瓦米，把他带回来吧！使他苏醒吧！”就在那可怜的母亲哭泣之时，慈悲的薄伽梵把目光投向孩子。那孩子突然间有了生命而哭了起来。父母亲悲伤和绝望的泪水立即转变为喜悦和希望的泪水。他们用如雨水般的泪水清洗薄伽梵斯里赛的莲花足。其他信徒也兴奋不已，大为感动，并以响彻云霄的‘Jai Sai Ram! Jai Sai Ram!’来欢呼薄伽梵的荣耀。

终极的解体(LAYAM)

卡拉南苏巴姆玛(Karanam Subbamma)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斯瓦米小的时候就得到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她视他如己出。当时人们都称斯瓦米为沙迪亚姆(Sathyam)。

前来一睹圣容的人越来越多，苏巴姆玛也就越来越忙了，因为她必须为他们准备吃的东西。借对斯瓦米和斯瓦米信徒的永无休止的服务，她经常觉得她的这一生非常充实也非常圆满。当百善地尼乐园正在大动土木之际有一天斯瓦米告诉她，她只能多活一年，大限即将到来。虽大吃一惊但仍保持平静，她不因此而消沉反而更热心、更积极地献身于斯瓦米的服务工作。她的健康渐渐恶化。乡亲们把她带回家乡去照顾她，可她不能忍受与她亲爱的斯瓦米分开，于是不久她又回到布达峇地来。即便健康欠佳，她一如既往地尽力去做她的服务工作，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有一些外地的信徒到布达峇地来邀请斯瓦米到他们那里去。在离开布达峇地前，斯瓦米答应苏巴姆玛，在她弥留之际，他会及时赶来把恒河圣水倒入她口中！

不久，苏巴姆玛过世了。一些村民记起斯瓦米的应许并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斯瓦米没有实践他的承诺：在苏巴姆玛临终前倒入圣水在她口中。

那时，薄伽梵正远在蒂鲁巴提(Tirupathi)附近的一个地方，与那儿的信徒在一起。他告诉他们，他非回布达峇地不可，非常紧急。抵达布达峇地时，消息传来，苏巴姆玛已于几个小时前撒手人寰了。他去看苏巴姆玛的身体，上面都爬满了蚂蚁。他宣称，“苏巴姆玛没有死，她还活

着。”但大家都坚持说她早已停止呼吸，确实死了，他们之所以保留她的身体就只等着斯瓦米到来。然而，斯瓦米还是重复地说苏巴姆玛还活着。他走近她并叫道，“啊！苏巴姆玛，我是你的斯瓦米，我来了！”苏巴姆玛张大眼睛，泪水从眼中流出，在场的人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斯瓦米用手轻轻地触一触她的嘴唇，只见清凉的恒河圣水从他圣洁的手指中流到她干透的嘴唇。她用舌头舐了一舐然后喝下。她的脸色因不可言喻的满足和喜悦而红润起来。她轻轻地触抚斯瓦米的手，然后安详地离开了。斯瓦米完全洞悉每一个人的大限时间。

创造、维系和最终的解体完全在于斯瓦米的掌控之中。所以，他是神！

“创造、维系和解体都在他手中”

有一回，斯瓦米在会谈室内与信徒们谈话。他出示他的手掌并问在掌内有什么东西。有人回答空无一物，但峇峇和蔼地说，“这空空的手掌握一切。”当他把手一合一开时，一只蝗虫就在手中，更奇妙的是，里面还有一片小叶子，那是蝗虫赖以维系生命的食物。那只蝗虫真的吃起叶子了。不一会儿，斯瓦米握紧手指成拳头状然后张开以示手中空无一物。室内所有信徒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通过这一事件，无知的我们才晓得，创造、维系和解体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事件发生在大约三十年前。

薄伽梵很含蓄地用几句话来解释他的神性。他宣称，“‘Bha’表示创造，‘Ga’表示维护而‘Va’表示最后的解体。他，体现这三大至高无上之力量者，就是薄伽梵。其内蕴寓着我的本质的奥秘！”

Om Sri Sathya Sai Parabrahmane Namah

Santhih , Santhih , Santhih

唵，向斯里沙迪亚赛无上梵顶礼

平静，平静，平静